

李敬泽[策划] 小说极限展



海峡文艺出版社

李敬泽[策划]

小说极限展





李敬泽
策划

小说极限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极限展/李敬泽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640-967-X

I. 小…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494 号

小说极限展

主编:李敬泽

责任编辑:吴晨骏 林长生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65001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数:270 千字

印张:11.2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967-X/I·682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李敬泽,男,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芮城。少时随父母先后迁居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小说选刊》杂志社任编辑,1990年《小说选刊》停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至今,目前任副主编。作为资深小说编辑,编发了大量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侧重分析当下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近年开始散文、随笔写作。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河边的日子》《纸现场》《见证一千零一夜》《读无尽岁月》等。

小说极限展

导言

李敬泽

在此,我试图展示中国小说写作的诸种可能性——

陈希我,他从肉体、从物质出发追究我们的灵魂,由此,他为中国小说探索一种崎岖艰危的精神向度。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和中国的小说家们猝然遭遇消费的时代,肉身华美丰肥,它几乎覆盖一切。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是“饥饿”的主题,历史的、肉体 and 精神的饥饿,而90年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是“饕餮”,肉体 and 物质是这一时期文学闪闪发光的主角,新的经验令人眩目、令人震惊地印证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我们当初显然没有料到会如此之快地感到厌倦和麻木。肉身沉重,吃饱了的肉身更为沉重。如果说,80年代的饥饿主题最终推动出莫言、阎连科那样盛大激越的感官世界,那么90年代的“饕餮”竟很快昏昏欲睡,似乎里比多已经耗尽,但筵席迁延不散。

陈希我使“饕餮”的主题获得新的方向和力量,他的策略惊人地简明,他就是向所有饕餮者发问,问到底:有意思吗?有意义吗?在这红尘滚滚的俗世中我们如何梦想天堂又如何身陷地狱?

但陈希我的质问空无依傍,他在假扮上帝。而上帝,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因此他面对的人群不知何为罪也不知何为罚。

——文学的艰难和寂寞令人沮丧。一个小说家,当他想像和规划人的命运时,他并非随心所欲,他必定怀有关于人的某种根本信念,对小说中的人物、对小说之外的读者,这种信念如同空气、水,如同大自然,是一切得以发生的条件。如果这种信念不存在,命运就无从谈起。中国的小说家们在书写“现实”时讲了无数故事,提供了无数细节和姿态,但是他们却无从表现命运,他们能够抓住的只有此时。

换一种说法:如果仔细观察有关当代生活的中国小说,你会发现,那些故事里基本上没有死亡,大地阳光普照,死亡的阴影全消。即使是一个人物死去,这也仅仅是一个错误,一个偶然。小说家们如同司机,他和大街上千千万万的驾车者一样,把死亡理解为事故,它不能对我们风驰电掣的飞奔构成疑问。

没有死亡,当然也就没有命运,有的只是津津有味的利害得失。死亡的缺席,表明中国小说家缺乏对生活 and 生命提出根本追问的意愿和能力,当然,如果把小说家放回人群,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无能反映着更为广大的荒凉,生命正在被消费,生命并未成为思考和追究的对象——也许深邃的焦虑在人群中隐约涌动,但是,这种焦虑是无名的、无形的,它找不到语言,我们已经失去或者竟从来没有过关于生命之终极的普遍的、深入人心的概念、象征、表意系统。

这就是小说家的困境,生命的意义疑难在我们的思想、文学传统中和我们的日常经验中都未经深思熟虑,小说家要在荒野中搭盖房屋,没有砖瓦厂、建筑队、工程师,他甚至不敢肯定这幢房屋将会有人来住。

所以,我理解陈希我那种艰难、偏执,有时是枯燥的努力;我赞叹须一瓜的机智。我在此选择了她的《04:22, 谁打出了电话》和《蛇宫》,这大概是她仅有的未能在文学界广受称道的作品,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编辑和批评家们有多么狭窄,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混杂的风格,除了平滑的“写实”,中国的小说容不下古怪突兀、疯狂喧哗,好像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现实”真的如此平滑单调。而这两篇小说中,我所推重的正是那种混杂的、不和谐的、浓烈甚至俗艳的风格:展示观看的元素、警匪片

的元素、恐怖片的元素、新闻调查的元素，等等，这些元素构成了大众的想像域，大众由此理解和想像现实。须一瓜的机智在于，当陈希我一刀一斧、大汗淋漓地克服困难时，她轻巧而快乐地借用和篡改大众表意系统中的各种策略和符号，由此她达到了与陈希我近似的目的——提出根本性的追问。

在陈希我那里，人孤独、痛苦地探索自身的命运，在须一瓜那里，人在庸俗的想像中忽然遭遇了“上帝”。而张楚，他没有陈那么坚决，也没有须那么精怪，但他的眼光比陈和须要更为复杂，有更强的经验敏感。也许，张楚比陈和须都更为“现实”、更为谨慎，他更贴近我们如同同一潭泥浆、难以命名和言说的生存经验，他从中寻找、辨析命运的蛛丝马迹。

陈希我、须一瓜、张楚，他们拓展了中国小说的精神空间。直到此时，尽管“写实”之风大盛，但中国小说在处理我们的“现实”时还远没有找到充分体现文学自尊和力量的精神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写作带来一种极限体验，看看我们的小说家从地面起跳，他们能跳多高或多远。

——“小说极限展”的尺度是空间性的，我依据一个小说家与中国小说的现有疆域的关系决定取舍，远行者、离家出走者将在这里出现。我希望在这个场所，将能看到小说的“异端”，看到胆大妄为的叛徒和顽童，看到孤独地隐于密室的炼金术士，看到真正的梦想家和真正以讲述为乐的人，看到专横的立法者，他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强制推行他异想天开的规则和律法。

你还将看到中国小说的新生力量，他们对小说艺术怀有纯真的热情，他们从未想过使小说成为庞大文化工业、庞大市场的正常运转的器官，他们相信小说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野孩子，小说还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在远方，等待实现。

所以，这里还有七格、张万新和梁静秋。他们在不同的方向和角度上偏离了中国小说的正常轨道——即使是微小的偏离。

目 录

导言	李敬泽	1
----------	-----	---



陈希我：提问者	李敬泽	3
又见小芳	陈希我	6
我的补肾生活	陈希我	48
写作是一种变态		
——答记者欧亚问	陈希我	97



须一瓜：尾条新闻，头条小说	李敬泽	109
04:22，谁打出了电话	须一瓜	112
蛇宫	须一瓜	163
向读过我写的字的眼睛致谢	须一瓜	206



张 楚：真正的文学议程	李敬泽	209
曲别针	张 楚	212
关于雪的部分说法	张 楚	231
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	张 楚	250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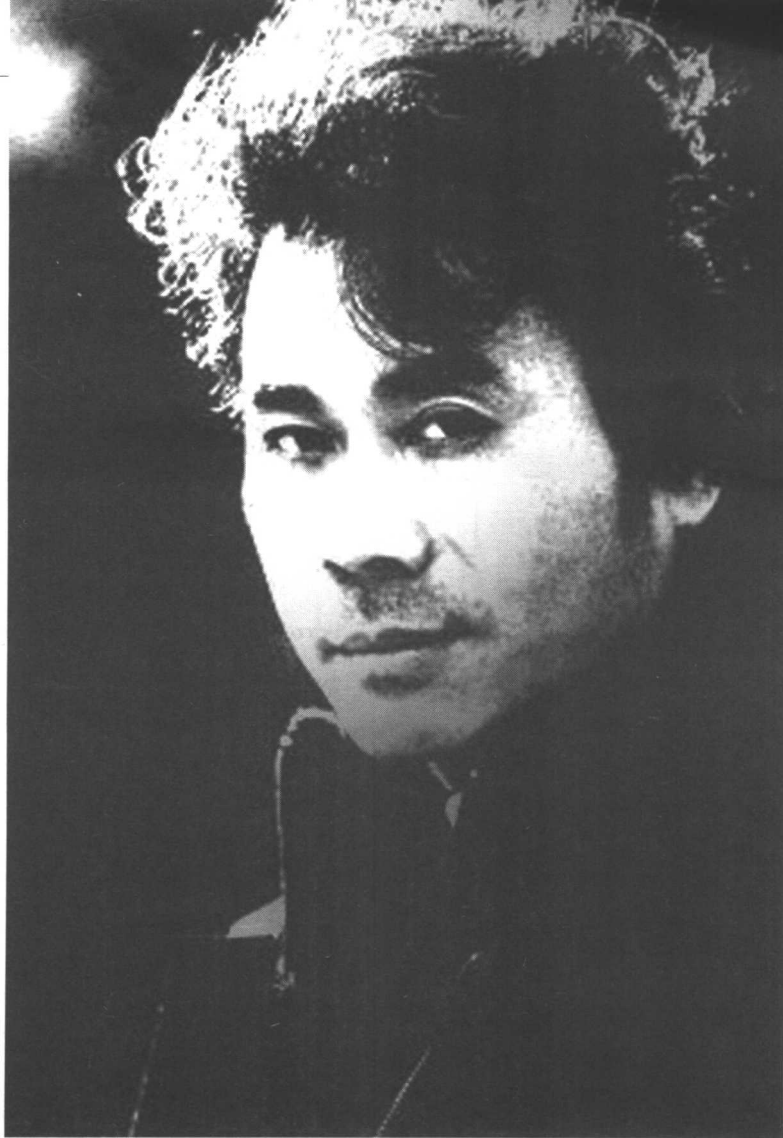
七 格：小说之前和之后	李敬泽	255
语法树	七 格	257
写作理念什么的	七 格	293



张万新：反抗阐释	李敬泽	297
别杀人	张万新	299
和泰森打架	张万新	310
把一些俗套遮掩的好东西挪个地方	张万新	322



梁静秋：一种说话语调	李敬泽	325
一颗破牙	梁静秋	327
邻居们的事情	梁静秋	334
命犯桃花	梁静秋	340
快乐地写着	梁静秋	348



陈希我，小说家。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当过教员，后赴日本留学，现居国内。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天涯》《收获》《作家》《山花》《芙蓉》《东方》《南方文坛》等杂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抓痒》，小说集《我们的苟且》，中短篇小说《我们的骨》《又见小芳》《遮蔽》等。作品曾入选多种选本。曾获多项文学奖。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2003年度新锐人物。

陈希我：提问者

李敬泽

陈希我的小说中隐藏着一个“审判官”——“隐藏”不准确，我下意识地使用了这个词，好像它内敛、低调的词性可以缓和“审判官”的铁面无情，我不习惯也不喜欢遭受审问，挣扎于坦白和抗拒之间。

不管你是否喜欢，“审判官”出现了，而且我相信，它的出现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的动力：一种向着我们的经验、生活、灵魂发问的忠直态度，不闪缩、不苟且，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

于是，在小说集《我们的苟且》（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中，在中篇小说《我们的骨》（《人民文学》2003年第10期）和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抓痒》中，陈希我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观——那是崩塌和破灭，是我们沾沾自喜的生活忽然遭到最严厉的盘查：它真实吗？它幸福吗？它有意义吗？它能够经得住盘查而清白如初吗？

只是在陈希我的小说中，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虚弱，它们简直是不堪一击，更何况那样干燥、简明、锤子般的句子的猛烈击打。陈希我对我们的虚弱完全是心中有数，他习惯于一上来就霸道地把问题摊开，不铺垫不过渡，让富足的人们猝不及防地面对他们内在的贫瘠和荒谬。

但是，我对陈希我的兴趣主要不在他展示了什么，而在怎样展示：如果有一个“审判官”的话，他从哪儿来？他的依据何

在？他如何审判又如何裁决？

这个“审判官”从来不是外在的，他没有身体没有姓名，他在受审者的心中，这是一种声音，一种纠缠、逼迫、引导你的声音。《抓痒》和中篇小说《我的补肾生活》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在说，“我”的声音中包含着“审判官”的声音，这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我”在思考或“我”的矛盾，“我”变成了一个场所，追逐、躲避、搏斗的场所，各种声音辩论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战场、一个法庭几乎是没有任何个性的，它时时刻刻都在向着“我们”扩散和膨胀。

——陈希我在这一点上与他同时代的小说主流分道扬镳，他不相信“我”，不相信有可以划分、可以辨认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他重新阐扬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的现代主义传统，他认为在生活的最为细枝末节之处，“审判”即可开始，而且能够直接达到宏大的、本质性的规模。

但是，陈希我小说中那个“审判官”的声音依然令人困惑——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批判”，它也不是在“审判”这个场景中我们能够联想到的各种终极价值，这位“审判官”并非来自理念或信仰中的“天堂”，他的声音本身也是复杂的，既威严又邪恶，既清醒又魅惑，他把人从幻觉中惊起，但他从不寻求拯救，而是把人推向绝望的深渊。

这是“魔”的审判，“审判官”并不来自任何其他地方，他的合法性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肉身和灵魂：是的，我们充满欲望，我们渴望消费和被消费，但是，欲望会疲惫枯竭，消费会厌倦，会因厌倦而愤怒。在《我们的骨》中有两个对峙的动机——人突然满怀委屈和愤怒地拒绝购买、反抗推销；而同时，人想买一件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人家却不卖。这种悖谬袒露了问题的实质：欲望自身就会审判我们，我们在欲望中犯下罪，欲望自身就包含着罚。

是的，陈希我没有像少不更事的小青年那样沉溺于欲望和消费的欣快，同时他也不像老气横秋的书生那样持守苍白的人文信条，尽管不太情愿，陈希我还是义无反顾地直接面对那个“魔”，让他把我们带入最黑暗的地方，而当胆战心惊地进入最黑暗的地方时，才会有真正的的精神之火伴随我们。

——陈希我的小说由此成为通向我们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的最具现实感的道路。“现实感”指的是它具备可行性，它能够抵达目的地，这条道路的规划者克服使我们停留在事物表面、停留在各种托辞各种伪饰之中的“慵懒”，他有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迫使我们在阅读中起身、出发、走下去。

但陈希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内在限度可能也正好隐藏在他的力量之中，他太有方向感，太专注，因此他单调；他太严厉、太彻底，因此他枯燥。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深入地分析了我们的经验，但面对我们的经验，他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外科大夫，他让我们重新想起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小说家形象——提问者的形象，是的，作为小说家，他是提问者，而不是表现者或梦想者。

所以，我愿意想像陈希我的可能结局：他的提问渐渐被人们听到，“审判官”成为我们的文学经验和思想经验中的重要意象，然后，他归于沉默，他发现他其实已经迅速写完了他的小说……

而现在，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还在写着，在福州。

又见小芳

1

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呢？她说，她没有麦，只能打字。

我们在 Netmeeting 上聊天。我知道她有麦。我调整音频，扬声器音量灯在闪。我说，你有麦，你在撒谎。

她为什么要撒谎？不用语音交谈，只打字。打字比起语音，毋宁是一种阉割。科学发展到今天，什么都成为可能，为什么还要阉割自己？她终于发出了一点声音：你好。

你好吗？我问。

好。

可我看不到你好不好。我说。

我没有视频。她又说，对不起。

你还在撒谎。我说。你有视频，你没有开。

你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诈她。她笑了。我听到她的笑声。这笑声才是她真的声音。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比你懂因特网。我说。

对方不做声了。我对上网是不太熟悉。她说。叮，掉线了。真没意思。我起来撒尿。我住的是公司集体宿舍。合居者正从卫生间出来，急匆匆的。见了我，点了个头。我知道他是急着要钻进他的房间，他也爱趴在网找女人聊天，我给他一个外号：搜狐。其实也无所谓搜不搜，更多的时候只是不肯失望，处在吃鸡



陈希我

肋状态。搜狐忽然停住了脚，好像想到了自己即使进屋去，也没有谁在等他。他向我嘀咕了一句什么。

他在问我房子装修得怎样了。

我马上就要住进自己的房子了，我要结婚了。新房是贷款买的，正在装修。还得一个月吧。我说。

唉，多了一个现实的人，少了一个虚拟的人。他怪里怪气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少了个像他那样的人。

多不见得是好事，少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回答。这时，房间里又响起了 Netmeeting 呼叫声。又是谁？我奔进去。还是那个女的。

接了。她仍然没有打开视频。

我有点恼了，膀胱里的尿憋得难受。有一种冤枉的感觉。

我掉了。她说明道。

哦。我说。

我确实是新手。她说，接上了刚才的话题。

是吗？

是的，只是喜欢聊。

要聊就诚心诚意。我说。不然又有什么意思呢？不如不聊。你开呀。

她终于开了视频。可是仍然没有把镜头对准自己，而是对着墙壁，墙边有一个石膏像，是那个断臂维纳斯。什么嘛，你又不是维纳斯。何况，我一直是现着形的。我都现出形来了，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说。

她笑了。男人现出形，跟女人现出形所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她说。

这倒也是。难道她是恐龙？再不露就切了。我说。

终于露出了一个臂膀。果然，那臂膀挺肥大的。我问：你是哪里的？